

一扇门，一张口，
等待一瞬的机会，将你吞没！

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周德东
最无法超越的惊悚杰作！

周德东
著

THE
DOOR

人的一生要出入无数的门，
生门，死门，阴阳门……
今天，你将推开迈向死亡的门……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 / 周德东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38-9299-6

I. ①门… II. ①周… III. ①恐怖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596号

门

编 著 者 周德东
责任编辑 夏新军 曾诗玉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李小清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299-6
定 价 26.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序：走进《门》，是一个恐怖迷宫

第壹部 ----- 003

- 一：白色婚礼 004
- 二：玄卦村 009
- 三：诡秘的邀约 015
- 四：谁的家 021
- 五：偶像和粉丝 025
- 六：面首 031
- 七：惊人的巧合 035
- 八：共上天堂 037
- 九：敲诈 044
- 十：世上少了一个人，多了一个鬼 047
- 十一：旁听 051
- 十二：最恐怖的故事 056
- 十三：又一种猜测 062
- 十四：手 067
- 十五：小人 069
- 十六：已故 071
- 十七：背后 075
- 十八：群 082
- 十九：现身 085

- 二十：蓝色上衣 088
- 二十一：吸血鬼 092

第贰部 ----- 096

- 一：错误的人 097
- 二：杀手 104
- 三：亲人，我和你在一起 109
- 四：你不在服务区 115
- 五：致意 119
- 六：千万不要装神弄鬼 121
- 七：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之中 125
- 八：44路 129
- 九：20问 132
- 十：眼珠 140
- 十一：松下问病童，言师买药去 145
- 十二：奶 147
- 十三：199989步 153
- 十四：自首 156
- 十五：错错错 160
- 十六：怪梦之三 165

第叁部 ----- 170

一：人世寂寞 爱情璀璨	171
二：知情人	177
三：谁藏在谁背后	182
四：程序	192
五：一根手指……哦，那是法场的方向	201
六：狂犬病的数据	212
七：别墅的镜子	215
八：爸爸爸爸，你给我讲故事	221
九：比萨	224
十：它	225
十一：两个好朋友	230
十二：伏食的最后一夜	234
十三：狂犬	238
十四：清风吹过来，浩浩荡荡	244
十五：作家的最后一夜	249
十六：人皮	254
十七：最后一章了——他是谁？	263

序

走进《门》，是一个恐怖迷宫

应该说，这部书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故事，而是一个立体的恐怖迷宫。

它是由恐怖小说家周德东和我们三个人共同搭建的。

不仅如此，还有你，一个似乎在局外的阅读者，必须有你的存在，你的智慧，你的参与，才构成它恐怖的完整性。

读着读着你会发现，这部书把你牵扯进来了，把作者牵扯进来了，把张艺谋牵扯进来了，把活着的故去的众多不相关的人都牵扯进来了……

这个迷宫中，布满了太多的歧途和死路：

比如，每一章之前，都有一段文字作为导读。阅读时，为了连贯，你完全可以跳过它，因为看起来，它基本是独立的，和每一章的故事并无关联。可是，真的没关联吗？——恐怖藏在另一种含义中。

比如，这个故事里有很多诡异情节，却没有像其他恐怖小说那样，给予明确解答——恐怖藏在永远没有谜底的现象中。

比如，你可能认为，真实的鬼可怕，或者，虚伪的人可怕。这个故事却讲述了这样一个活物：他是一个伪装的人，却不是精怪，也不是鬼魅，那他是什么？——恐怖藏在未

知中。

比如，作者对命运的推演，纵横八千里，上下亿万年——恐怖藏在无极中。

比如，周德东最初的写作大纲和写出来的故事完全不同——恐怖藏在差异中。

比如，这部书的作者照片和配图，与故事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恐怖藏在类似的一个个细节中。

比如，本书里有虚构的故事，也有真实的事件——恐怖藏在真真假假中。

比如，周德东并没有完成这部书，最后的两章是我们，东德周、韩浩月、龚潮燕写的，这是为什么？——恐怖藏在一个个问号中。

比如，我们三个人怎么突兀地出现了？东德周是谁？韩浩月是谁？龚潮燕是谁？我们是真实的人吗？——恐怖藏在我们的陌生面孔中。

比如，我们告诉你，这部书的“协助”者，本来是四个人，我们一起帮助周德东先生策划和整理这部书稿，工作还没有结束，其中一个就无故退场了——恐怖藏在这个故事之外的事故中。

比如，我们告诉你，这部书的恐怖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危险不仅仅只在文字中，它已经蔓延到了现实里，甚至爬到了你身边——恐怖藏在这个预言中……

因此，我们劝告，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抗精神恐怖的素质，请放弃阅读。或者说，请放弃参与这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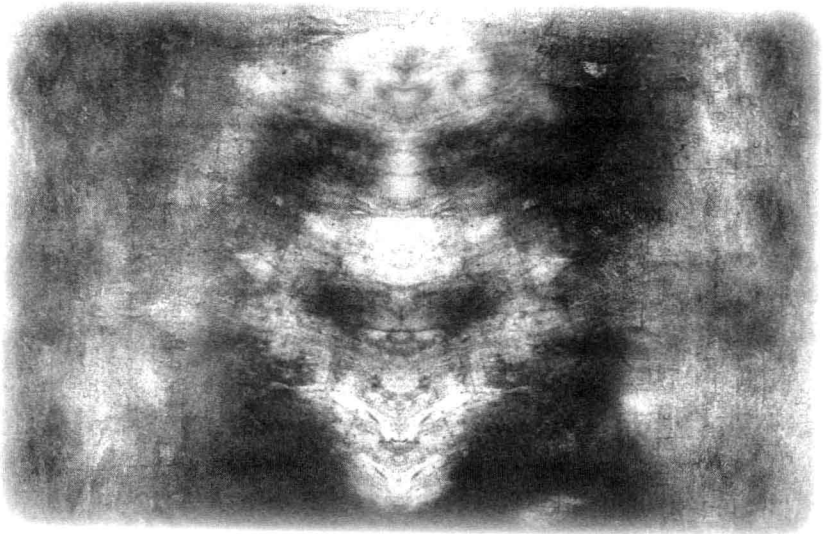


(东德周、韩浩月、龚潮燕)



第壹部

PART. 1



一：白色婚礼

路上有很多人，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这场面让我感到诧异，就不自觉地加入了他们。

走过一个个岔路口，一座座立交桥，一个个地铁站，一家家夜总会，一个个商场，一家家医院，一座座酒楼……

日月沉浮。

我发觉，身边不断有旧人消逝，又不断有新人涌现。

我问身边一个强壮的男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他说：“目的。”

一句废话。

又走了一段路，他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说：“哥们，我到了，拜拜了。”

我转头一看，路旁出现一座坟茔，他一闪身就不见了。

我蓦地明白了，不是“目的”，而是“墓地”。

我们都在朝前走。

(一)

老天，不可阻挡地黑了。

楼房林立，街道纵横，人间的灯火星星点点。冷雨稀稀拉拉地掉下来，灯更红了，酒更绿了。

远方，黑黝黝的群山高低起伏。

这个城市叫西京——它其实就是那个你十分熟悉的城市，我不过给它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在一条安静的马路上，有一家酒楼，还在营业。整个一条街都是卖书画的，都打烊了，只有这家酒楼的红灯笼，在黑暗中幽幽地亮着，显得很孤独。

酒楼内在举行婚礼。

小型演出台上，挂着两块紫色的幕布，现在它们拉严了，像一扇紧闭的门。幕布上方，挂着一个条幅：

撒尔幸 顾盼盼

新婚大喜

新郎冒雨去接新娘了。

现在，两个司仪在招呼大家。他们一个矮胖，一个瘦高，看上去都是大学生。他们穿着白色中山装和西式裤，风纪扣系得严严的。

六桌宾客，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胖司仪笑眯眯地说：“一会儿，大家要吃好喝好。太匆忙了，招待不周，多多包涵！”

一个染绿发的青年问：“我们都不知道撒尔幸什么时候恋爱的，怎么突然就结婚了？神速啊。”

胖司仪说：“新娘叫顾盼盼，撒尔幸和她是在网上认识的，都一年了。”

绿发青年又问：“可是，为什么选择这么晚的时间呢？”

胖司仪有些不好回答：“撒尔幸做事，总是与众不同的……”

绿发青年笑了，说：“他选择的女友，也肯定和正常女性不一样了。”

胖司仪愣了愣，看了看瘦司仪。

绿发青年立刻意识到，“正常”这个词味道不对，就改口道：“我是说，他选择的女友，也肯定和平常女性不一样了。”

瘦司仪很不高兴地飞了绿发青年一眼。

一个染红发的青年高声问：“洞房在哪里啊？一会儿，我们的嘴巴吃饱喝得了，耳朵还闲着呢。”

胖司仪又看了看瘦司仪，犹豫起来：“这个……”

红发青年说：“哈哈，总不能天为被地为床吧！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是一宿关门雨。”

瘦司仪打圆场说：“根据新郎新娘的嘱咐，洞房地点暂时保密。”接着，他岔开了话题：“哪位有什么需要，立即招呼我啊。平时，大家都是哥们，今天不同，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雨越下越大了，远天偶尔闪着电，却不闻雷声。

没有人注意到，有一条野狗，始终蹲在马路对面的黑暗中，朝窗子里冷冷观望。灯笼映在它的双眼里，闪着两点残忍的红。

偶尔有人举着伞，骑着自行车，匆匆经过。

它一动不动。

雨水浇在它的身上，它却不逃避，全身的灰毛都湿透了，顺溜地伏在身上，看上去光秃秃的。

也许，它是一条疯狗。

也许，它根本不是狗——假如，一匹狼溜进城市，低着眼睛，匆匆从一个墙角走过，有人会认出它是狼吗？

在它这个位置，隐隐能听见酒楼里的喧闹声。

一个薄嘴唇的女孩在叫：“新娘怎么还不到呀？我们都想看看，是什么人俘获了撒尔幸这个帅哥！”

胖司仪说：“应该快了吧。”

红发青年说：“再晚的话，就成午夜婚礼了，那才叫与众不同！”

胖司仪说：“刚才撒尔幸来了短信，说下雨不好走，喜车堵在路上。”

不甘寂寞的绿发青年又说话了：“哈哈，不会堵在玄卦村了吧？”

玄卦村在西郊，颇有些名气，因为那里聚集了一些外地的流浪画家。玄卦村离这里太远了，因此，很多人都笑起来。

不知为什么，两个司仪听了这句话，脸上的微笑都僵住了。

雨单调地敲在窗子上，声音是这样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望出去，外面黑糊糊的，看不到对面那条野狗。

(二)

把婚礼放一放，现在讲讲昨夜发生的一件事。

像所有城市一样，西京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

很多生意成交了。很多合同签订了。很多企业倒闭了。很多工人失业了。很多人恋爱了。很多人离婚了。很多人进入了这个城市。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城市。幼儿园很多孩子得了小红花。医院里很多人死掉了。很多交通事故发生了。很多狗咬人了。很多罪犯被逮着了……

我讲的这件事，有点奇特，百年不遇：

在西京东郊，有一片高级住宅区，叫“玉米花园”，是别墅。北边，挨着威虎山——这个威虎山不是《林海雪原》的那个威虎山，只是重名。

此时，天上的残月细细的，弯弯的，挂在西北，颜色猩红。

19号别墅是最里面的一栋，两层，砖红色小楼。

里面有个人，在上网。

房子里没开灯，电脑屏幕的光射在这个人的脸上，像蒙上了一层绿色的面具——那是一台乳白色电脑，PC配件全部整合到了显示器内，超薄。

他QQ的个人资料上写着：伏食，男，24岁。

其他空白。

伏食不是帅哥，不过长得很男人：寸头，肤色有些黑，四肢强健，牙齿坚固，眼神凌厉。

这幢别墅是金像影视公司总经理米嘉的——伏食是米嘉的助理。他和这房子，都是米嘉的。

他在等一个人。

金像影视公司有一个网站，伏食在这个网站的“午夜论坛”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她的网名叫“目分目分”，是个恐怖故事爱好者，来自江苏北部农村，目前在西京大学读书。

两个人聊得很投契，不知不觉开始了网恋。

文字就是他们的身体、眼睛、嘴巴、心灵。QQ是他们的幽会场所，他们用文字拥抱、交流、亲吻、彼此疼爱。

目分目分是伏食在网上认识的第一人。

似乎就是因为她的缘故，伏食喜欢上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就像干裂的嘴唇得到了一个湿润之吻。

今天，目分目分没上线。

网上有无数的人，大家在纵横交错地热烈交谈。然而，伏食没有参与，他枯坐在电脑前，显得十分孤单。

观望了一会儿，伏食站起来，去卫生间了。

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他精神了许多。回来，正要坐下，却停住了——鼠标怎么掉下来了？它悬在空中，一下下晃荡着。

这其实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

然而，伏食没有多想，弯腰把它拿起来，小心地放在了宽大的电脑桌上。动了动，屏幕上没有它的踪影。

他叹口气，用键盘操作，把电脑关了。接着，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准备睡觉。

房间里一片寂静，甚至听不到蚊子叫。

米嘉在公司加班，不知道今夜她还回不回来。按照惯例，此时她应该打个电话……

手机响了。

伏食接起来，里面无声。

他低低地问：“哪位？”

过了半天，话筒里才响起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她似乎在压抑着心跳：“你好。”

“哪位？”

“……你猜。”

“目分目分。”

“你怎么知道是我？”对方惊讶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认识你。”伏食认真地说，感觉不出他是在开玩笑。

“你想不想……和我见面？”

“想。”

“你在哪儿？”

“威虎山。”

“东郊？”

“是。”

“哦，那算了……”

“怎么了？”

“太远了，我在西郊呢。”

“没关系。别说你在西郊，你就是在西方，我也飞过去。”

“嘻嘻，要是我在西天呢？”

“同样没问题，我……爬上去。”

“那你来吧。”

“具体在哪儿？”

“玄卦村。”

挂了电话后，伏食看了看表，10点零几分。

他穿上一件衣服，匆匆朝外走。

走到门口，他又停住了，慢慢转过脸来——那个鼠标又一次掉下来，悬在半空中，悠悠地晃荡着。

他不再搭理它，关上灯，一步就跨了出去。

黑暗中，那个鼠标渐渐不再晃荡，阴冷地吊在那里，像一只不怀好意的蜘蛛。

二：玄卦村

(一)

一辆黑色宝马轿车，披红挂绿，在黑暗中开来。

这是一辆喜车。

不寻常的是，喜车的后面，尾随着两辆警车，红蓝双色警灯在雨水中闪烁，很漂亮。

那条黑暗中的野狗，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猛地拧过头去，定定地看。

黑色喜车开进了酒楼背后的院子，警车一左一右停在两旁，跳下四名个头一般高的警察，他们各就各位，四处巡视。

酒楼里，瘦司仪站到演出台前，庄重地说：“各位，新郎新娘到了！”

大家开始鼓掌。

瘦司仪继续说：“不过，今天新娘有点不舒服，请大家谅解。”

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新娘出现，掌声渐渐停下来，大家开始四下张望。

终于，胖司仪“哗啦”一声拉开了幕布，新郎和新娘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新郎抱着新娘，从后门一步步走向前台。

撒尔幸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花。

红绸新郎花别歪了，斜斜地挂着，好像随时要掉下来。

他身材高大，面庞帅气，皮肤细嫩，眼神清雅，一看就像个富家子弟。也许是张罗婚事太累了，他的脸色不太好。

新娘僵硬地躺在他的怀里，一动不动。

她穿着维多利亚式复古风格的婚纱，装饰着珍珠和蕾丝，充满梦幻色彩。雪白的婚纱长长地垂下来，随着新郎的脚步，软软地飘摇着……

除了胸部平平，这个女孩的身材很完美。

只是她戴着面纱，大家看不到脸。

新娘怎么了？

大家交头接耳起来。

薄嘴唇女孩心直口快，小声对旁边的人说：“是不是……植物人呀？”

旁边的人用胳膊碰了她一下，继续观望。

撒尔幸站在台子上，朝大家微微鞠了一躬，强颜作笑地说：“天要下雨，我要娶亲——这么晚了，还劳驾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感谢了！”

大家安静下来，鸦雀无声。

撒尔幸的双腿在微微抖动，他朝上颠了颠新娘，又说：“今天的婚礼，没请什么主婚人，只有我的两个兄弟做司仪。”

胖司仪和瘦司仪分别朝大家鞠了一躬。

撒尔幸继续说：“而且，也没请证婚人——按照习惯，证婚人应该当众宣读结婚证书。我和盼盼没领什么结婚证，那是最没用的东西，只有离婚的时候才用得着。”

说到这里，他深情地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新娘：“举行完这个仪式之后，我和盼盼就永远不会分开了，秒秒，分分，时时，天天，月月，年年，世世……”

大家的表情越来越肃穆。

瘦司仪朝后挥挥手，一个看热闹的酒楼工作人员就缩了回去，不一会儿，响起了《婚礼进行曲》。不知为什么，此时，这支曲子有一种悲凉的意味。

那条野狗，依然蹲在酒楼对面，它透过玻璃，死死盯着新娘的身体，不停地抽动鼻子。雨天，满世界都飘溢着腥气。

胖司仪嗓门大，他喊道：

“一拜天地……”

撒尔幸抱着新娘鞠躬。

“二拜高堂……”

撒尔幸抱着新娘鞠躬。

“夫妻对拜……”

撒尔幸抱着新娘鞠躬。

“共入天堂……”

天上突然亮起了一道闪电，响起了一声炸雷，照亮了酒楼窗子上的喜字——那喜字是白的。

（二）

玉米花园的大门似乎是某种界线。

大门内，安静地闪烁着霓虹灯。大门外，是一片漆黑的田野。伏食跨出这个门，就从五光十色站到了黑暗里。

等了好半天，才看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司机是个年轻女子，她一听去玄卦村，嫌远，一踩油门就走了。

很快，又一辆车“吭哧吭哧”开过来。它的一只灯瞎了，另一只灯在黑暗中出奇地亮。这辆车在伏食跟前停下来，探出一个脏兮兮的大脑袋，问：“师傅，

坐车吗？”

伏食说：“玄卦村，去吗？”

司机说：“玄卦村？太晚了……”

伏食说：“我给你双倍的钱。”

司机想了想，说：“上车。”

这辆车怪模怪样的，伏食一边打量它，一边朝里钻：“你这算什么车啊？”

司机摇晃着大脑袋，说：“本来是一台拖拉机，我给它盖上了吉普车的壳。”

伏食说：“那么，该叫它拖拉机还是吉普车呢？”

司机说：“当然叫吉普车了！假如有一人，装着狼的五腑六脏，你肯定觉得他是人不是狼，对吧？”

伏食快速地瞄了一下司机的眼睛，说：“有道理。”

司机得意地笑了笑，一踩油门，吉普车就“拖拉拖拉”地开走了。

天上那弯残月，似乎更暗更红了，像一只独眼。人间这么大，它谁都不看，只盯着这辆奔跑的黑车。

黑车顺着西京最边缘的五环路，一直朝西开。

驶过绵绵不绝的高楼，灯火越来越少，树木越来越多——那是这个世界的头发。

黑糊糊的公路边，冒出了一条毛烘烘的东西，它低着眼睛，一瘸一拐地迎面跑过来。

“那是什么？”伏食问。

司机眯起眼睛，打量那个东西。

“狼？”伏食又问。

“这里哪有狼！是野狗吧。”

说着，司机使劲按了几下喇叭：“嘀嘀嘀！”那个东西一下就跳进了路基下的草丛中，不见了。它始终没有抬起眼睛来。

“你看见了吗？它的嘴里叼着一块骨头，好像还滴着血。”伏食说。

“这附近有坟地。”

“你对这一带很熟？”

“我六姑就住在玄卦村。”